

少年演出花絮

□ 梁桐纲

一个礼拜天的下午，我在报刊上看到散文家梁剑章创作的一篇长篇散文。散文记述了位于太行山东麓中北部，贯穿平山、获鹿（现石家庄市鹿泉区）、元氏三县，始自岗南水库止于蟠龙湖的“引岗渠”工程以及千米“巨龙”载碧水，治河渡槽展宏图的过往今朝。当年三县民工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建成被称为“第二个红旗渠”的壮举和由此形成的“引岗精神”引起了我的共鸣和回忆，我不由得忆起那时尚年少的我，两次赴引岗渠工地慰问演出的情景。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却有两件事情让我铭心，在这里姑且就叫“花絮”吧。

1970年，我在获鹿县城关一街学校读小学五年级，当时以我们学校为主，兼及城关三四街和七街小学，联合成立了一个城关公社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参与和辅导下，除了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，还成功排演了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几个选场，从舞美布景到服装道具，我们模仿制作得近乎标准规范。这个由小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在当地名噪一时，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，我除了清唱一段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和演出表演等节目外，还在《红灯记》中扮演了“交通员”和“特务乙”的角色。我们进军营、到工厂、上礼堂，各种场合的演出不断。那年寒假，宣传队的孩子们仍没有休息，大家热情地排练打磨节目，在城关公社周边进行慰问演出。

□ 端阳

乍暖还寒的季节，每到中午阳光好的时候，妈妈都会把屋子里的花盆全部端到院子里，让它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。

妈妈爱养花，家里大大小小的花盆里栽满各式各样的花，月季、玫瑰、仙人掌、圆绣球……花盆不够用，妈妈就把不用的脸盆、废弃的漆碗擦洗干净，也栽上花。春天的昼夜温差较大，所以每到晚上，妈妈就把花盆全部挪到屋里。到了六月，妈妈才会把所有的花盆一个一个都搬回到院子里，叫花盆在院子里安家，让花儿沐浴在阳光里。妈妈每

一天，负责宣传队的薛老师通知大家，近期没有演出任务，可以在家休息几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像一只放飞的小鸟，骑着自行车轻松地回到了位于石家庄市郊区的家中。在家乡任教的母亲看到儿子回家，做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在煤火炉上铺上柔软的被褥，让儿子饱餐一顿后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时近中午，我正在宽敞的庭院里玩耍，忽听得一阵自行车铃响，只见父亲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，开口便是：“赶紧跟我走，你们有演出，12点在县招待所门口集合出发。”我听后进屋看了一眼放在条几上的法式老座钟，已经接近11点了。我对父亲说：“你怎么才告诉我，离集合时间一个多点钟了，三十多里地，让我飞过去呀？”父亲说：“你少说点儿，快些骑，看看能不能赶上？”

原来那是一次领导临时决定的活动，领导要求学校宣传队当天晚上要赶到位于平山县的霍北庄，为奋斗在柏坡岭前的引岗渠第一洞——霍北庄隧洞工地上的城关公社民工和乡亲们慰问演出。已经回家的宣传队学生们，大都在城关公社范围内或驻军部队家属院居住，那时通信手段落后，老师采取分散开、人找人的办法总算通知到了大家。我当时在获鹿中学随父亲居住，宣传队老师将电话打到了中学，父亲接到电话时已是上午9时多，为了不影响演出，已年过半百的父亲决定骑行35里地回家叫我。

那天，我从家中骑上自行车，飞也似的往集合地点赶去，不一会儿，就把来回奔波、已显疲惫的父亲落在了后

面。平时最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途，我要一个小时赶到，才能不影响大家按时出发。凭着年少气盛，我骑在车上，几乎都是半离开车座，双脚猛蹬着脚蹬子往城里赶路，一路上心里不断地念叨着：不能误点、不能误点。大冬天里汗流浃背，棉衣湿透的我来到招待所门前，看到同学们正在往汽车上装最后一个道具。我踩着点赶到，将自行车托付给别人，爬上大卡车，随老师和同学出发了。冬天里的敞篷车开起来兜风很厉害，我穿着汗湿的棉衣，寒风一吹，顿感一阵阵的透心凉。同学们看到我打着冷战的样子，不约而同将我围在了中间。一群小小年纪的孩子们，都有着一颗善良温暖的心，使我至今难忘。车到霍北庄，我的棉衣已不再像刚上车时般潮湿，我一直担心的感冒也没有袭来。那晚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慰问演出任务。

到引岗渠工地慰问演出，似乎总是与冬天有关。到了1973年，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。那年的秋末冬初，引岗渠西线经过极其不易的放水和试渠，滚滚南水通过源泉渠，可以造福平山、获鹿沿线村庄了。快过春节了，寒气逼人，获鹿县“勒紧腰带战引岗”的民工们还在沿线做着收尾工程。一天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宣传队要去为奋斗在那里的民工们慰问演出。那天中午，我们乘车赶到了民工们居住的平山县一个村庄，民工们像欢迎亲人般迎接我们，下车不久，便给我们递上从未见过、足有半斤重的大馒头，盛上热气腾腾的大锅菜，热情地款待大家。

晚上的演出，在村中的空地舞台，村子里没有通电，我们备好了两盏汽灯，搭着架子挂在了台口。春节前的严冬，气温随着日落西山而更加寒冷。演出的台前幕后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我们有个节目表演的是，民工们穿着跨栏背心，手推独轮车往工地送石送料，挥汗如雨战犹酣与供销社街头卖货郎相遇的情景。在滴水成冰季节的户外，我们要穿那身装束扮演民工，表演十几分钟。带队老师担心学生们身体承受不住严寒侵袭，想让我们穿上厚一点的衣服上台演出。当时我是演员男队的队长，老师先是征求了我的意见，又问了大家。表演这个节目的同学几乎一致地说道，民工大哥大姐们流血流汗甚至牺牲都不怕，我们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！换了服装会影响节目情节效果，我们不换了。老师被大家的决心感动了，最后同意我们在夜色的严寒里，穿着背心表演了节目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节目与站在台下寒风里看演出的民工们引起了强烈共鸣。节目最后，在两盏燃烧着贼亮贼亮白光的汽灯照耀下，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了很久很久。

时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每每想起这些花絮，总会有一种感慨。我常常感到，当时的我和我们，虽然年少，却有着那么一种精神，这种精神又转换成了力量。其实，一路走来，这种精神和力量一直在影响和推动着我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公安文联）

温暖的微笑

□ 赵春莉

当耳畔传来小女孩唱着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的稚嫩声音时，这入了心的童音，让我想起正在生病的妈妈对我说：“女儿，以为我熬不过这个年了。”我鼻头一酸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。这几年每晚我的手机都不敢关机，生怕漏接了电话。记得有一次凌晨4点多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一看来电是妈妈，心瞬间收紧了。慌忙接通了手机，原来是妈妈起得早，误拨了出来。挂断电话，虽然只是虚惊一场，但我已经出了一身冷汗，再也无法入睡。如今我越发体会到妈妈于我的重要性。人生的那一场离别，我希望可以一退再退，让我可以多陪伴她几年。

妈妈曾经是会计，她不仅是村里的会计，还负责乡里的财会工作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忙忙碌碌。因为父母都是背井离乡，所以身边根本没有能帮得上他们的亲人。她既要工作，又要操持家务，拉扯我和哥哥长大，农活也不能抛下。在我儿时，父母是我心目中的超人。现在想想，我都不知道，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，父母是怎么支撑过来的。妈妈那坚韧乐观的心态永远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一直以来，她甜甜的微笑伴随着我慢慢长大、成熟、乐观、善良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妈妈是个温柔又心灵手巧的女子。我一年四季的衣服，大多数都是妈妈在微弱的灯光下做出来的。夏天的花裙子，她会缝上蕾丝的花边；秋天的小毛衣，她能织出各种各样的花样。就算是不同颜色的毛线，在她的拼接之下，也可以成为一件毛衣中的艺术品；冬天的大棉袄上会绣出漂亮的小花朵……每次我这个小模特穿上漂亮的衣服，站在镜子前臭美地转圈圈时，妈妈脸上的笑意就更浓了。生活无论多么贫瘠，也能在妈妈的手中泛出花香来。都说岁月不留痕迹，如今却将妈妈从青春貌美变成了满脸沧桑，仿佛早已没有了往昔的光彩。那一道道纵横的皱纹，就似温柔的溪水，流淌着对子女深深的爱意，更流淌着对子女成长的守护。

儿时，妈妈在过年时会有片刻闲暇的时光，我总会窝进妈妈的怀抱里。在暖暖的炕头，妈妈一边摇着怀中的我，一边唱歌谣、讲故事……多么温馨的一幅画面。在我的心底永远定了格。到了现在，我仍喜欢窝在她的怀里，感受温暖的怀抱带给我的儿时念想。妈妈轻抚着我的头发，脸上又绽放出浓浓的笑意。我多想一直这样，在她温暖怀中体味“尊前慈母在，浪子不觉寒”的深情。

自从结婚后，我每次回娘家，都会被妈妈宠成小孩。什么都不用做，零食摆上桌。每次她在厨房忙碌时，我都会跑进去，但她决不会让我伸手，只让我陪她聊天。她像一个魔术师，一道道平平无奇的菜在她的手中开始变得色香味俱佳。看着她眉飞色舞的神情，我的心底会升起一阵阵的暖意。她的微笑，刻入心底，念念不忘。

如今，妈妈的胃口已大不如前。她爱吃黏食，我就会做糯米蒸糕给她送去。她看在眼里，脸上瞬时泛起笑意。她吃得很少，只浅尝一口，便放下了。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过一会儿我再吃些。”她浅浅的笑似扎进了我的心窝里，久默无语，只干坐着，都觉得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，我和妈妈内心流淌着的温暖，成了我们抚摸往事的一把钥匙。我在想，如果时光可以停留，该多么美好！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，一直守护在妈妈身边，胜过任何的千言万语。我渐渐在时光的流逝中，读懂了妈妈的微笑，那是温暖的、幸福的、始终陪伴着的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）

养花的妈妈

□ 端阳

乍暖还寒的季节，每到中午阳光好的时候，妈妈都会把屋子里的花盆全部端到院子里，让它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。

妈妈爱养花，家里大大小小的花盆里栽满各式各样的花，月季、玫瑰、仙人掌、圆绣球……花盆不够用，妈妈就把不用的脸盆、废弃的漆碗擦洗干净，也栽上花。春天的昼夜温差较大，所以每到晚上，妈妈就把花盆全部挪到屋里。到了六月，妈妈才会把所有的花盆一个一个都搬回到院子里，叫花盆在院子里安家，让花儿沐浴在阳光里。妈妈每

天都侍弄着她心爱的花，乐此不疲。每到鲜花盛开的时候，芳香四溢，被风儿一吹飘出很远。我只要一回到家，就可以闻到阵阵的花香，心情也舒畅极了。

妈妈爱养花出了名，谁家的院子

里要是有了好看的花，妈妈总是千方百计地叫它在自家的院子里落户。有一次，隔壁邻居家种上了几株粉红的大芍药，妈妈羡慕极了，想去讨要一株，又怕人家不给。可这也难不倒妈妈，她先给邻居送去了一小筐甜杏，回来时，果然讨回了一株粉色大芍药。妈妈小心翼翼地把芍药栽到院子里，培土、浇水。妈妈心满意足的笑容，比芍药花还美。

冬天来了，妈妈把花盆全部搬到屋子里。窗台上放几盆小花，炕梢用

木板搭成花架，大盆的花都放在上面。妈妈还在厨房里放上一盆葱绿的夹竹桃，她说夹竹桃有抗烟雾、抗灰尘、净化空气的能力。

要是出门探亲，妈妈会再三叮嘱我们给花浇水。一次她去妹妹家小住，我们忘了浇水，花儿打了蔫儿。妈妈回来后很是不满，不停地数落我，顾不上换衣服就赶忙把花儿挪到通风处，浇水打杈儿，精心地护理一番，忙活半天才罢了手。在妈妈的巧手下，不几天，花儿又重绽笑容。

妈妈说她就是喜欢养花，看着盛开的花朵儿，心中也会阳光灿烂。她不分寒暑地种花养花，给我家的日子增添了缤纷色彩。热爱鲜花的人就是热爱生活。爱花的人，身边总有花开放，开在心里，也开在人生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永清县公安局）

田野

□ 郭军红

从单位大门口前的马路上一直向北，大约走上两公里，马路的东侧便是上千亩的麦田地。

在隆冬时节，一畦畦、一垄垄的麦苗，已经停止生长，进入冬眠期。因此，农人们不再去到田地里侍弄它们，空旷的麦田，显得有些寂寞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遇初冬，父辈们会让人拖拽着石滚，将冬天里的麦苗逐一轧倒。当时在心中，对这一做法心存疑惑，长大后才弄明白。原来这是为了防止麦苗在不该生长的季节疯长，消耗麦苗的养分，影响来年的收

成。

徜徉在这空旷的田野之中，除了麦田地外，偶有规模不大的成片树林点缀其中。有杨树林，有枫树林，也有银杏树林。这些种植面积不大，长得也不高的树林，是农人们种植的苗木树种，将来出售苗木绿化城市的树木。

冬天的苗木树林里，一棵棵小树像未成年的孩子在“同伴”们的相互陪伴下，倒也不显得孤单。

清冷的阳光照在小树身上，将它们的身影逐一投射到地上，形成斑驳的阴影。枯黄的树叶，在树林中的地面上任凭寒风吹拂，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。枯叶在树干的遮挡下，聚拢在树下抱团取暖。光秃秃的枝杈上，鸟儿们摇摇晃晃地站立着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我想，鸟儿们的叫声，也许是在聊天说话，这些鸟儿看到有人在驻足观望，依然镇

定自若，声音清脆地鸣叫着，这叫声更像是在唱歌。

一年四季，日月轮回。不同的季节，在不同人的眼里，有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感慨。乍暖还寒的季节里，不单单只有寒冷，还有清新的空气、无边的旷野。闲暇时，抽出时间置身这冬季的田野之中，迎着寒风，摆动双臂，或休闲信步，或疾步行走，呼吸这大自然馈赠的清新空气。此时此刻，你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也可以什么都去思索，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另类享受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定州市公安局）

上马庄的旧时光

□ 马金鑫

前几天的夜里，我在梦中回到了让我魂牵梦萦的老家上马庄。那是位于邢台市信都区的一个小山村。梦醒，思念在心头萦绕，我抑制不住思念，寻个周末，开车载着爸妈和妻儿一路向西回老家。

车窗外是城市的幢幢居民楼、商业楼和建设中的毛坯楼房；车内，大女儿叽叽喳喳地逗着小儿子在玩耍。老爸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，兴致勃勃、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那些陈年故事。我从小就听老爸讲，有些故事甚至可以倒背如流。尽管如此，每当听他讲起，闭眼聆听，仿佛坐上时光机，故事中的点点滴滴，总能在脑海里勾画出当年的画面。

村子处于岗上，在古代行军时，原为集体上马出发的集结点。村子不大，目前人口有一千余人。南皋，是村里保留下来最古老的建筑，历史悠久、饱经沧桑。皋，有些地方又叫“阁”，是古时村镇的大门。而我们村有东皋、西皋和南皋，作为村里相应位置的大门，遥相辉映，将村庄合围起来，规规矩矩，形成一个封闭的村落。据传，东皋和西皋兴建于明末。南皋据碑文记载，修建于清

道光二十六年三月，南皋分为上下两层，上层为皋，是砖石土木结构的关公庙。下层为皋座，座中央设石拱通道，方便车马行人通行，上下两层互相呼应，浑然一体，蔚为壮观。皋座通道内侧，石拱以石灰岩作为建筑材料，花鸟鱼兽雕于其上，触感光滑，栩栩如生。如今，只剩下南皋孤孤零零、颤颤巍巍地在村里望着，望着渐去渐远的同伴，守着眼下村里的亲人。

群英渡槽和胜天渡槽位于村的西北方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水东调水利工程张尔庄乡灌溉区工程之一。建造渡槽就地取材，以家乡的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。渡槽采用上下双层建筑结构，上可灌渠、下可通行，节约成本，经济实用，既美观又壮观。群英渡槽全长250余米，宽3米，最高处30余米，由大小石拱130个组成。胜天渡槽全长百余米，共有大小石拱37个。那个年代，村里没有使用任何现代化、机械化设备，全凭老少爷们儿肩挑背扛、一砖一石堆砌而成。

回到老家，睹物思亲。那时候爷爷奶奶还健在，逢年过节、寒假暑假，我总会在老家住段时间。爷爷领着我去地里摘枣子、掰棒子。走

村串庄看大戏，给我买一毛钱两个的江米球、两毛一根的糯米拐棍，夏天最爱一毛一根的冰棍，开心没烦恼。勤劳的奶奶每天总会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我好吃的，听爸妈告诉我，那时候奶奶每天都让我吃六顿饭，除了早中晚三餐，还有相应的饭后零食，把我养得白白胖胖。

最难忘的，还是小时候在老家过年，年味儿冲得到处都是人间烟火，喜欢极了。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……”一件一件桩桩，都被爷爷奶奶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年三十那天，在城里奔波忙碌一年的爸妈也赶回老家团圆，给我买回来各式各样的烟花炮竹，这可是我期盼一年的礼物。除夕夜，一大家人围坐在满桌的美食佳肴前，谈天说地，唠着家常，看着春晚，其乐融融，好不快乐。

等到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爸妈给我买的新衣服，点根香，拿着鞭炮，和村里的同龄孩子们在街上疯玩。天未亮，家家户户大拜年拉开了序幕。这时候，一大家子人，由长辈率领的拜年团，少的三五人，多的十来口子，就开始去“本门”

的长辈家拜年。路上打照面的乡亲们都会拱手作揖，互道“过年好”，到了亲人家中，一进院子，主家热情相迎，迎至正堂，墙上挂着列祖列宗的香案，案桌上摆着供奉的酒、菜，案前铺着草席，前来拜年的晚辈们双手抱拳，举过头顶，弯腰作揖，而十指按地跪拜，礼毕起身，再次双手抱拳作揖。大礼行完，转向主家长辈再行跪拜之礼，长辈们会将晚辈扶起，以表亲热、疼爱之意。随后，主家便将置办的过年的瓜子、糖、香烟拿出来热情招待。而年少的我们，最稀罕的便是主家派发的鞭炮、礼花等。村里大的家族，一早上要串好几十家，回到家，双膝已有疼痛之感，却也不当回事，脸上依旧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心里的幸福感满满。

但随着时光的流逝、日月的更替，亲人的离去，如今，过年也没有了那时候的年味浓郁。如今的我已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女。老爸或许是怕我忘了根本，在老家又盖起了新房子，时刻提醒我，那里是我的根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）

雄风

李智杰 作

（作者单位：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）

8